



昭通杯短篇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选登... 夏天敏等
元山之谜 武国柱 徐 峙
父亲那些事 何 健
纸业上的土地 樊健军
留守儿童 刘泽安
岩矿，地球骨肉的涓涓细流 胡红栓

大地文学

D A D I W E N X U E

中国国土资源报社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
编



海洋出版社

卷十三

大地文学

(卷十三)

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编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

海洋出版社

2012年12月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地文学. 第13卷 /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, 中国
国土资源报社编. -- 北京: 海洋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027-8454-6

I. ①大… II. ①中… ②中… III. ①中国文学 - 当
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9858 号

责任编辑: 鹿 源

责任印刷: 赵麟苏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: 100081

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0

字数: 230 千字 定价: 25.00 元

发行部: 62132549 邮购部: 68038093 总编室: 62114335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大地文学(卷十三)编委会

总 策 划：陈国栋

主 编：李约汉

执行主编：徐 峙

副 主 编：刘扬正

编 辑：周 洵 叶东明 任晓路 王诒卿
岛晓霞 陈 蓉 杨 旋

目 录

昭通杯短篇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选登

土地,土地	夏天敏(1)
塌陷林	曹多勇(14)
谁承诺的远方	李新勇(23)
我们头顶上的卫星们	郑小驴(33)
循着香味回来	刘平勇(39)
国土队员郭小铁	孟广友(50)
土地魂	杨恩智(58)
和大树一起进城	梁 刚(65)
红手印	周远清(72)
与涓子的会话	邹 蓉(78)
“昭通杯·首届全国国土资源题材短篇小说大赛” 获奖作品名单	(86)

深度纪实

元山之谜	武国柱 徐 峙(87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随笔天下

父亲那些事	何 健(107)
散落的镰刀	王黎萍(112)
迷人的小乐队	叶东明(114)
下井	王 晶(117)
消失的河流	马云飞(119)
洗澡	王 旭(121)
纸页上的土地	樊健军(123)
嶂石岩,流传十八亿年的故事	王 珊(126)

诗行大地

留守儿童(组诗).....	刘泽安(130)
岩矿,地球骨肉的涓涓细流	胡红拴(134)
王之峰的诗.....	王之峰(138)
秋天的路上.....	张桂林(142)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网诗歌选.....	(145)
一种记录 由 己 / 兄弟 周晓军 / 还我阳光 南国伊豆	
清平乐·咏柿子 寒 石 / 鱼在哭泣 张文涛	
初雪(外一首) 飞 月 / 去青丝 罗书铎	
你在窗前梳理长发 文菲菲 / 在乎(外一首) 王安雄	

评论言说

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	
——陈新民散文印象	王宝麟(149)

昭通杯短篇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选登

编者的话：由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、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、云南省昭通市国土资源局、昭通市文联、昭通文学艺术家创作中心联合举办的“昭通杯·首届全国国土资源题材短篇小说大赛”近日揭晓，经初选、初评、终评及投票，最终27篇作品获奖。

这些作品着眼于现实生活，用文学手法展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，揭示当今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物质利益时，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巨大冲突，多角度呈现面对矛盾人内心的挣扎、纠结和困惑，刻画了一批热爱家园、捍卫国土的人物形象，体现了保护资源利用资源，与资源平衡共生、和谐发展的理念，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本卷特选登其中获金、银、铜奖的作品，以飨读者。

土地，土地

■夏天敏

在乡场上的小酒店里，明山老汉喝多了酒，走的时候踉踉跄跄、东倒西歪，一条街都不够他走似的。他这一踉跄，把马也弄得踉跄了，马缰绳在他手里，马也醉了酒，跟着踉跄了。明山老汉平时爱酒，有事没事总要喝一点，但喝得节制，也就是半杯酒，一拇指深的样子。但今天他却喝得多，先是要了二两包谷散酒，喝了和没喝似的。喝到第三杯，老板不再打酒，说你还得赶路哩，再喝，醉死在半路，野狗啃掉你。他说喝死算球，打酒来，闲话少说，钱在这里。说着掏出一沓十元、五元的票子。老板和他是多年的朋友，说你就是掏出个金元宝来，今天这酒也不卖给你。明山老汉心里窝着火，说咋的，老子这钱不是钱？老子这钱不干净？今天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。说着，伸手揪住老板的脖领子，一拳打去。老板甩开他的手，拳头已经出去了，却在半路收住，想这老东西今天喝多了，不与他计较。他却不识数，抬起条凳要砸，被众人劝住，好半天才将他哄出门去。

也不知啥时候，他骑到了马上。确切地说，是趴在了马背上，这匹马平日他是舍不得骑的，马是老马，却是匹好马。买它的时候，这匹马只剩个骨架子了。它原本是被主人牵着，要卖给乡场上卖汤锅的张元元的。也是奇怪，明山老汉经过它身边的时候，它张嘴扯住他的衣襟。明山老汉止住步，见它眼里尽是眼泪，忧伤、悲戚、乞求尽在了眼里，明山老汉蓦然一惊，心里一股热流窜过，这马和自己莫非有缘？问明原因，说这马我买了。卖马的汉子也是实诚人，说老

人家你看好了,这匹马又老又病,只能熬汤锅了。那马果然是衰老羸弱得不行,鬃毛凌乱,肋骨支棱,眼角长满眼屎,就是站着,身体也簌簌发抖,随时要倒下的样子。明山老汉禁不住马的哀怜乞求,说你说价,这马我买了。

明山老汉记得,自己似乎醉了睡在路边的草坡上,似乎还有人来舔他的脸,睡梦中出现的是年轻时候的事,晓珍抱着他的头吻他,舌头又大又温柔,还喷出温柔而强大的气息,只是舔得太猛了,没见过谁的女人是这么舔人的。一惊,醒了,醉眼朦胧中见到一张长长的脸,晓得是马了,又要睡去,那马却不屈不挠地舔他、拱他,他极不耐烦地站起来,那马却伏下身子,让他骑上背脊。山路颠簸,他又伏在马背上沉沉睡去。

醒来,发现是睡在半山的坡地里,头枕在海绵似的土里,脚却悬在石砌的地埂上,明山老汉心里不悦,想这马毕竟是牲畜,远远地走来,不把他驮到家里,却驮到半山的坡地上。好在醒了,如果睡死,遇到野狼,不正应了酒店老板的话,把自己撕成碎片,啃得剩个骨架了,那才叫惨呢。这事并不是不可能的。这些年,政府保护山林,树木厚了起来,虎豹没有,狼却是有的。想到这,明山老汉不禁打了个寒噤,对马有了怨恨之心。

对这马,明山老汉比对老伴对儿子还好。才买来时,这马连站立都是问题,不把它牵到墙根下倚着墙,随时都会顺势倒下。老汉横了心,日夜守在它身边,请来兽医为它看病,还请兽医为它开了调理方子,啥麸子、骨粉、黄豆、玉米,甚至还有自己都舍不得吃、攒着卖钱的鸡蛋,每天细细地搅匀,拍着它的脖子絮絮叨叨说话,鼓励它努力吃下。等它有些脚力,就牵它去坡上吃带露水的青草,爬坡上坎,使不上力,就用肩顶住它的屁股,助它一把力。渐渐地,这马就有了起色,先是脚不打颤了,接着凹下去的皮肉凸起来了,根根肋骨像藏在水草丰美的滩地里,鬃毛齐整,毛皮泛出了油光,可以为他使力了。

明山老汉怨恨它:明明知道我醉得像个死人,却不把我驮回家,驮来撘在这荒山野地里,遇上狼,我这把老骨头不是就毁掉了么?就是遇不到狼,山里雾气浓露水大,地气上来,扯出一身露水,不把人弄病么?他从石埂上跳下来,本想骂它几句的,可话还未出口,看见那马忧伤地看着他,就开不出口来了。这是一匹勤劳懂得报恩通人性的马,但它眼里总是罩着一层忧伤,温和的忧伤,淡淡地定定地看着你,让你心里涌出一丝惆怅、一丝怜悯。明山老汉想,这马怕是一个女人投胎的呢,只有女人,才会有这种惆怅和忧伤。

明山老汉拾起缰绳,那马却定定地站着,任怎样拽都纹丝不动。明山老汉纳闷,这是咋啦?往常,这马和他几乎心灵相通,他要上路,一个眼神,那马就嘚嘚地相跟着,他要歇息,那马静静地站在身边,用嘴唇轻轻拱他,似乎是母亲在哄子女入睡。今天,任他怎样拽缰绳,它就是站着不动,那股执拗劲,让他百思不得其解。老汉想,它是不是累了,这马尽管照顾得好,但毕竟老了,更主要的是这几年跟着他,为了改造身后这块坡地,真是吃尽了苦,流尽了汗,受够了累。

想起了地,顺山老汉心里又是喜,又是忧,又是烦恼,可谓五味杂陈。马不走,不走就不走吧,让它歇息歇息。月亮浮上中天,把山林、岩石、土地照得清清莹莹,山林既清晰又朦胧,月亮在树梢上抹上了一层清辉。树梢下,是朦胧的黑,藏了昏暗和神秘。一块块卧在山坡上的岩石,像一个个蹲在月光下的野兽,静静地、安详地憩息。月色真好啊,它照亮了远山、近峦,照亮了山下弯弯的河流,空气恬净而甘淳,野草野花释放出各种各样的气味,这些气味被浓浓的泥土味裹挟着,漫山遍野地流淌,把人熏陶得似乎酒醉。

明山老汉绕过石坎走上坡地，那马尾随了来，悄无声息地啃地边的野草，山冈，树林，一人，一马，静静地剪贴成一幅油画。明山老汉心里有些润湿，他脚踩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泥土又厚又软又陷，仿佛踩在地毯上，脚心痒痒的，润润的，他索性脱了鞋，夜里的泥土，湿润又暄软，脚踩上去，一股凉凉顺着脚踝升上去，升到了心升到了肺，升遍全身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，这种感觉只有年轻时和媳妇相拥而眠才有，潮湿，温软，温馨。老汉心里一阵痛，这块地耗去了他多少心血和精力！这样说吧，这块地基本耗尽了晚年的精力，也搭上了老马的余生。

明山老汉的地，在离村子比较远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个小小的山湾，呈半圆形，地后面的山峦上，稀稀疏疏长着荆棘、灌木丛。山坡上，尽是水牛大的石头，太阳大的时候，地气蒸腾上来，明山老汉常常花了眼，看见的是一群渴死在山坡上的牛，心里就涩涩的、酸酸的。地是秃地，山上的树稀疏蓄不了水，雨一来，就把泥土冲走了，地面是一条一条沟壑，凹凸不平，冲刷后的地表，只剩下了七高八低、条分缕析的烂地衣。那时，刚搞生产责任制，村长带着人把村里的地重新丈量，按人口、按地的好坏搭配。村后山里的这块地，基本上失去地力了，地形糟、地相尤其不好，撒一升收一斗的，谁也不会要。村长想个办法，把两丈当一丈，把两亩当一亩，仍没有人要。最后，自然就按农村最古老的办法，拈阄来决定。

明山老汉是个爱地如命的人，拈阄时，他闭上眼睛，嘴里默默念叨：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保佑我明山拈到一块好地，我一定把它经营好，经营得溜光跑油，绵软松透。村长说，明山大叔到你了，你念叨啥，命里有就会有，命里无莫强求。明山老汉哆嗦着拈了一个纸团，拆开，竟是村里最好的水浇地。大家惊讶并且嫉妒，学着他的样子，闭着眼默默祈祷，一条排得迤迤的长龙，乍看上去全是盲人，以为走到医盲人的专业医院了。

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肯定有人做了手脚，我咋可能抓到这个阄！闭着眼的村人听到有人诈唬，全睁开了眼。诈唬的人是孙二顺，一个精瘦精瘦、个子矮小、两只眼睛滴溜溜转的人。这人是人精，啥都能算计，你怀里如果有一个鸡蛋，他总能想方设法用一颗板栗或者一个核桃换了去。他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，说这不算数，要么重来，要么换个办法。长长的队伍立即骚动起来，大家说咋不算数？各人都是凭运气，摸到啥算啥。如果你摸到好的，要不要重来？孙二顺说我摸到好地也可以重来。你们想想，全村人都闭着眼，只有一个人睁着眼，这算啥事？村长愤怒：放屁，老子的眼是睁着，但老子的眼看的是蓝汪汪的天，离地三尺有神灵哩。孙二顺借机撒泼：你吵人？你是谁的老子？按辈分你该叫我叔哩。你是你叔的老子，岂不是爷了么？两人争吵起来，队伍开始混乱。村长毕竟是村长，跳上一个石礅，说不准动，按原来的秩序排好，顺秩序摸，摸到金子你揣怀里，摸到狗屎也得吃下。谁不服，可以到乡上告、县里告。

明山老汉喜不自禁，他拈到的地是村里最好的一块地。离村近，有水源，泥土黑黝黝的，捏一把在手，成团但不胶黏，手一松，泥土顺着指缝簌簌流去。天干有水浇，天涝可排水，唯一不足的是地块小。地块小有啥关系？明山老汉自忖：凭自己的勤劳和种地经验，能把这块地经营得像肥腴的火腿，吃一块当吃两块哩。

不用去地里看，孙二顺就知道自己拈到的那块地简直不是地。孙二顺在回家的路上懊恼得自己打了自己几巴掌。他犟不过村长，也犟不过大家，只得自认晦气。他想起早上临起床时，他那个浑身是肉的胖婆娘拉住，拿手在他下面拨弄个不停，一时兴起和她又做了一回。他恼恨起来，要不是这贱货，今天也不至于这么晦气。

怨了一阵也就不怨了，孙二顺想，地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地跟明山

换了。想法既定,就高兴起来。孙二顺是轱辘脑袋,主意一个接一个,有的是办法,他就不信不能把地重新换过。

地到底是被孙二顺换到手了,想起换地那个过程,明山老汉头就晕起来,想不起到底是咋把地换给了他。那事持续了半年多,连一季庄稼都收割了,孙二顺还是不屈不挠地和他商量换地,孙二顺的点子多得像搬家的蚂蚁,数也数不完,理也理不清。最后终是换了,到底是咋换的,现在还犯糊涂,想起来云遮雾绕的。

二

明山老汉顺着地埂走走停停,老马亦步亦趋跟着他,地里的玉米已经半人高了,秸秆有一拃粗,叶片绿得发黑,秸秆上已背玉米穗,多是两个或三个。这几年,他种的玉米都有一尺来长,颗颗饱满,珠圆玉润,吃也吃不完哩。明山老汉一家都爱吃煮青玉米,煮熟的玉米有浓郁的清香,糯软香甜,满口生津。收割完,老汉的院子里、堂屋里,总堆满小山样的玉米棒子,看着小山样的玉米棒子,他心里踏实而满足。金山银山,不如玉米山哩。那些天,他精神亢奋,像狗样围着玉米堆转圈,转得差不多了,率领一家人连夜连晚撕玉米皮,然后把玉米棒子晒干,一串一串挂在屋檐下。他种的玉米、洋芋、辣椒实在太多了,挂在檐下、墙上,金光灿灿、红艳迷离一片,把房子装饰得像宫殿,早早晚晚,他都要出去看看,像个杰出的画家,欣赏自己最得意的作品。这景象,被一个搞摄影的人发现了,摄影作品画面上,门前的檐下挂的红红的辣椒、金黄的玉米,流苏一般灿烂耀眼。这幅作品当年获得大奖,摄影家送他一幅,他挂在屋里最当眼的地方。

当明山老汉转到坡地后面,伸手在一株洋芋下轻轻地刨,他明明知道洋芋在下面有多大,对于他来说,只要瞄一眼洋芋棵苗,就知道地下的洋芋有多大了。但他仍然忍不住要刨,就像多年无子的人渴望见到自己的娃娃。他从洋芋棵苗的侧边细心地刨,刨成一个洞时,看见了一个洋芋白嫩的半边身子。这个洋芋有拳头大了,老汉心里喜洋洋的,不由咽了口清口水,但他舍不得刨几个带回去吃,又小心地把松软的土刨回去盖好,再用手掌轻轻压一下,使土既不疏离又不板结。

正做着这一切,那马用嘴拱了拱他,他说别闹,没见我在培土哩。那马索性张开嘴,用牙叼住他的后衣襟,把他拽了起来。明山老汉来不及生气,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,声音由远而近,由小而大,以至于訇然而响。老汉想,已经半夜了,这么多人要去哪里呢?莫非有了啥急事难事?但又不像。这条道只通到脚下的地块,又不是啥必经之地。那他们半夜三更来这干啥呢?

还没等想明白,明山老汉就听到了铁锹、十字镐、钢钎等碰击石块的声音。糟糕,这帮人是来撬他地块的石埂哩。他们为啥要撬?他来不及思考,横穿玉米林,在朗朗明月下见十来个穿工装的人,正在奋力地撬他的石埂。老汉怒火攻心,大喊一声,你们干啥,为啥撬我的石埂?那些人一下惊了,停住手里的动作,他们不明白,半夜三更咋会有人守在地里,又不是庄稼成熟的季节,看秋守护。何况,现在谁还会看秋守护呢?玉米、洋芋贱得很,偷去也卖不上价的。也就是愣怔了一会儿,一个为首的人说别管他,接着撬,完成任务领奖去。接着,这些人又奋

力撬起石块来。这道石埂有半腰深，是老汉带着全家人花了几年时间才垒起来的。原来的坡地是倾斜的，山洪一来，将地里的土全冲走了，还冲刷出一条条深深浅浅的沟。是他顶风冒雨、披星沐日带着一家人垒起来的。这道两百来米长的石埂，为他留下了一身病，两个手指头也被石块砸碎了，一双手开裂瓦口，糙得可以打磨筛盒。老汉为这块地累塌了腰，现在走路都勾腰驼背哩。就是老马，也为这条地埂吃够了苦。每天天不见亮，就由儿子牵着到山上驮乱石，它虽然恢复得好，但毕竟老了，驮上两块石头就四肢打颤，哆嗦不已。但它却坚持着，至今，它肚皮两边的毛都是光的，那石头太沉、太锋利了。明山老汉一声断喝：日你先人，你们为啥撬我的石埂？话还没完，人已扑了上去，揪住近旁的一个人厮打起来。那是个年轻汉子，被他在头上打了几拳，眼冒金星，头像被石头击中般疼，立即就鬼火了，放下手里的工具，狠狠地击打老汉。老汉怎么是年轻人的对手？三下两下，老汉就被打趴在地上。年轻汉子火气旺，扬起穿着翻帮皮鞋的脚要踢，被领头的人制止了，说踢不得，你没见这是个朽烂的老头，你把他踢死，你就背人命了。年轻汉子悻悻地收住脚，说这老狗日手下得狠，我的脑壳怕要开花了。正在这时，明山老汉的那匹老马突然发了疯，从斜里冲了过来，见人就撞，见人就踢。动物和人一样，只要丧失了理智不顾一切，是十分可怕的。马尽管是老马，但明山老汉喂得好，膘肥体也壮，加之疯狂，眨眼之间就把那些人踢得东倒西歪，东躲西藏，落荒而逃。

明山老汉望着逃去的人放声大笑，狗日些，晓得老汉和马的厉害了吧。笑过之后，才觉得浑身钻心地疼，晓得是被年轻人打伤了，掀开衣服，也就是些淤青。叹息自己是老了，年轻时和人打架，打了趴下将息几天也就没事了。看马，老马的头上有个口子，血汨汨地流，老汉慌了，老马肯定被这帮杂种用铁锹砍伤了。老汉来不及哀叹，忙着跑到坡地里采来一堆只有他才晓得的草药，用石头砸糍糊，敷在老马伤口上，血竟然止住了。老马疼得四只蹄子发抖，那情形就像当初要牵它下汤锅的样子。老汉见它浑浊的眼里有泪，伸手为它拭去了，心疼地抱住它的脖子，把张老脸在它脖子上摩挲，禁不住也浊泪滚滚了。

朗朗的月亮被一片乌云包裹了，天地间骤然黑了下来。明山老汉在朦胧中看见被撬得七零八落的石埂，心中一阵悲伤。老汉想，谁会来撬石埂呢？这是多少年从未发生过的事，有撬人墙脚，放火烧秸堆的，从来没有说会半夜三更远天远地来撬石埂。老汉想了一阵，得出结论，撬石埂的人，肯定是孙二顺的儿子叫来的。

三

这些年，孙二顺发家了。发就发在孙二顺的大儿子孙大毛身上。孙大毛狡诈、霸道，有股冲动、蛮劲，还有他爹遗传给他的精明。他先是出去打工，帮人在建筑工地做活，后来成了小包工头，手里攒了些钱。有了钱的孙大毛不满足一辈子当包工头，听人说开煤矿忒赚钱，就去开煤矿了。也是他运气好，在城里有了别墅，开上了豪华车，还包养了二奶。

孙大毛几次接他爹进城去享福，老头去了一趟再也不去了，说接不上地气，腰杆、胳膊、肋巴骨全身酸疼，还感到孤独、寂寞。一座洋房别墅住着孙大毛的二奶和他，空空荡荡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他还看不惯那个二奶的做派，成天梳妆打扮，上街做美容，脸上擦得花里胡哨的。衣服、裙子穿得到处露出肉，让他感到别扭、窒息。还时常约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打麻将，

把个家搞得乌烟瘴气。二奶也看他不上眼,和儿子吵一阵闹一阵,撒一阵娇。儿子又买了房子,将那个二奶搬出去住。他一个人住空空荡荡的房子,更寂寞得发疯。

孙二顺心里还有一件事,是他最放不下的。近些年,他的身子骨越来越不行了,患上了好些病:血压高、头晕胸闷、气短神虚,尤其是哮喘,咳起来震天动地,咳得眼睛翻白,人都虚脱了。他怕撑不住死在城里。孙二顺对丧葬特别重视,他死也要死在自己的祖屋。他又特别看重风水,相信风水会给予孙、宗族带来好运或灾难。

孙二顺从城里回来后,天天拄着拐杖,气喘吁吁,一步三摇地到处看风水。他略懂得点风水,但水平仅限于皮毛。老伴已死,葬在村后的山冈上,他再次去看后,认为地点实在一般,虽有屏障,但乱石耸立,搞不好怕会出乱臣贼子。坟前的河水活泛,但有急弯,容易闯滩。葬老伴时,大儿子尚未发达,也只得将就。现在可不能再将就了,找到佳穴,把老伴的坟迁来,也给自己留下位置。

一日,他听说镇上来了个看风水的高人,是乡长出高价请来的,为他父母找龙穴。这位风水先生很是尽心,在这一带山里转了十来天,终于找到一处佳穴。镇里的其他领导也在秘密活动,纷纷出高价。风水先生忙个不停,寻找佳穴的活动超出全镇范围,不知游走到何方去了。孙二顺老汉急招儿子回来。儿子听了高度重视,这可不是一般的事,是关系到他和一家前途命运的事。他虽然已经广有钱财,但他更希望家里能出官员。商人和官员孰重孰轻,他是拿捏得准的。所以,不惜出重金,将儿子送到贵族学校读书,并疏通了各种关系,为高中尚未毕业的儿子办理了去国外留学手续。

急急赶回来的孙大毛,立即安排人去找风水先生,乡长书记都相信的人是不会错的。派出去的人很快就找到了风水先生,但这位先生却执意不来,说受人之托,要找完才来。人无诚信,何以立世?孙大毛说,把钞票使劲砸,看他来不来。果然,来了,一脸委屈,一脸不乐意,仿佛是被逼当小姐一样。孙大毛精明,谦卑而有礼,说是我不该毁了先生信誉,光凭这个,我就佩服万分。只是先生不知,我爹年逾七十,重病缠身,活也就是个天天数了,还望先生帮我找个好穴位。

先生望着沉甸甸的钞票,说罪过、罪过,你让我失信了。人在江湖,重在信誉,言而无信,不知其可。看在你父亲病重的分上,做一回无信之人吧。

说罢,先生摇摇晃晃而去。

四

风水先生转悠了几天,仍找不到中意的地方。他相信好穴位在远方,顺着这个思路转了几天仍未觅到佳穴。回来路上,他想,该和主人打个招呼再去寻觅。找不到好穴位,回来路上提不起精神,眼见得村子就要到了,脚踝酸痛,坐到地埂上抽烟歇息。一支烟抽完,他突然发现自已坐的地方,正是一个千年难遇的龙城凤域。风水先生叹息,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好穴位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啊。这个地点,正在半圆形的山湾中,形似坐椅。坐椅么,正是官员所坐之交椅也。山湾不大,却敛气聚神,前面地势开阔,几无遮拦,前景远大矣。又有小河顺山流去,状似官员腰上的圆形腰带,古戏上的官员腰上不都环着一圈么?好地,好地,

千载难遇的好地呀。要不是老汉这大儿子是肥得流油的大老板，这地才不会指认给他哩。

这地，正是明山老汉的地哩。

明山老汉听说孙大毛要买他的地，尤其是买去做他家的坟山地，他就忍不住发脾气了。明山老汉想，这孙二顺一家也太精明了。想当初，他拈阄拈到山坡地时，想尽办法，死乞白赖花言巧语，又是哭又是求，甚至下跪了哩，也怨他心软，念他吃口众、生计困难把地换给了他。想不到，这次却是买地，买了葬他个老杂毛。明山老汉也隐约听到风水先生的话，他家买地是为了风水好，世代发财又当官哩。老汉气不打一处来，啥好处都让你一家占了，还让不让人活？你孙大毛发黑心财，还想世代发下去？

最先来说的是村长，此村长非彼村长，是老村长的儿子。村长一进门，口里喷着热辣辣的酒气，说恭喜你了明山大叔，你要杀鸡请客哩。明山老汉纳闷，恭喜啥？我这朽得快入土的人还有啥喜？村长说你要发财，发大财哩。老汉更摸不着头脑，发财？我要发大财？村长说孙大毛要买你坡上的那块地，你年纪大了，种不了那么多，儿子又在外打工，帮不了你，他出了六个指头的数，够你享清福了，一辈子用不完。老汉扳着指头一数，是十万以上的数。老汉心里一震，那地值那么多钱么？村长说值，值，狗日孙大毛开煤窑发了大财，把钱看得树叶子一般，不敲他敲谁？老汉说我没敲谁呀？村长说他自愿的，你想想，二十万呐，你不是想修房子得很？花个十一二万可以修小洋房了。剩下的，你躺着吃也用不完。修房子，这话又使老汉心里热了起来。他家住的房子还叫房子么？该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吧，三间瓦房早已梁倾屋斜，一包糟了。那年地震虽然没倒，亏了房梁互相拉扯着，但斜得门都关不上了。如果不用柱子顶着墙，早垮了。房上的瓦，早已酥朽，椽子断了，掉了成片的瓦，人却不能上去，上去一踩就断，只好用麦草苫着。一下雨，屋里就成沼泽。两个儿子在外打工，打了几年连盖个茅厕的钱都没落下。二十万呐，他一家挣一辈子也挣不到。在山区，有十来万修洋房也够了。修了小洋房，小儿子的媳妇也娶得进门了。

村长看懂了他的心思，说咋样？人家够大方的吧。你那山坡地，地再好，一年的粮食也卖不了几文钱。老汉说地好，出产好，一年粮食吃不完。村长说谁家现在还缺粮食？你墙上檐下挂满粮食，贼都没得心肠偷。老汉说粮食比啥金贵，五八年，我一家人差点就全部饿死。村长说那是老皇历了，你那地再好，也种不出金疙瘩来，还不是抬着金碗当叫花。当叫花，这话深深地刺伤了老汉。是啊，当叫花对他来说，是深深的伤痛和耻辱。如果当年拥有这么一块地，咋能去当叫花呢？

村长自知失言，村长说那是过去的事了，再也不会来了。大叔，你就把地卖给他吧，他买去也不是种庄稼，是为他爹买坟山地哩。村长话还没说完，明山老汉一下就火了，不卖，这地出天价也不卖，老子要死的人也没打过这地的主意，我舍得拿来葬人么？你看看我这一头白发，这腰，这手指头，手掌，我拿命把地弄好，倒成了埋人的地方了。

五

这件事弄僵了，明山老汉倔脾气上来，死说活说也不卖。村长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被老汉数说一遭，脸上挂不住，一跺脚，说不卖算球，这事本来轮不到我来说，是为你一家考虑，你不给

脸也就算了,只是以后有事不要来找我。

村长走后,明山老汉心里发虚,颓然坐下,想村长是不能得罪的,找村长的事多哩,批宅基地、生娃娃、娃娃上学读书、医疗保险,哪样不找。自己倒是要死的人了,可还有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哩,随便拿捏一下,你就受不了。

懊恼了几天,明山老汉在村里遇到村长,早就准备下一脸皱皱巴巴的笑容,可村长头一扬就过去,看也不看一眼。老汉想,不理就不理,哪有强人买卖的道理,以后遇到要办的事,能不求就不求,像办合作医疗,不办也就算了。病了撑着,再不行,多卖点粮食也就行了。

那天,老汉在山头逮到一只肥硕的野兔。这些年,山林渐渐厚了,尤其他坡地后面的山,他种了好些树,山上净是石疙瘩,他一锹锹地刨,刨出一个土坑,到山下去取土,把树苗种上,又一挑一挑地挑水,总算养活成林。现在,山上绿油油的,树虽不大,却成好风景。老汉逮到这只沉甸甸的兔子,想村长好野物,在一个村住着,人家是一村之长哩,说不求,真到有事还是要求哩。

村长其实也焦急哩,他收了人家的大礼,孙大毛待人不薄,当初修住房,钢筋、水泥、砖都是人家让人拉了送来的。房子修好,还送了一套家具、一台电视机,连地板砖也是人家送的。人家托了办这事,办不好咋对得起人哩,只是见不得老汉那狗脾气,好歹自己是一村之长,开个口却吃了闭门羹。村长有他的谋略,他晓得咋个对付村人,故意冷他,让他内疚,让他紧张,后怕。但几天过去,老汉除了见面呵呵地笑外,也不见任何动静。

明山老汉屁颠屁颠地提着兔子上门,村长拿捏得准,该咋做心里有数哩。村长尽管满心高兴,脸上却一点笑容也没有。岂但没有,还一脸铁青,说我不能要你的东西,大家选我的时候我立过誓言。明山大叔,我这人办事历来是公事公办的。说完转身进去,弄得提着兔子的老汉心里七上八下,沉甸甸的,心想把村长得罪深了。

孙二顺老汉来找村长,村长说不急,不急,您老身子骨硬朗着,还怕熬不过明山老汉。孙二顺老汉拉风箱般又咳又喘,说你是讽刺我嘲笑我哩,你明明知道我……村长说您老放心,凭您老的脑袋和大毛兄弟的钱,还愁弄不过来。你说说,明山老汉现在最缺啥?最恋啥?二顺老汉说缺啥,缺人,缺女人。村长色迷迷地说,明山老汉也快入土的人了,他还想那一口?二顺老汉说,你呀,只知道那一口,除了那一口,人还讲个情感。

六

那天,明山老汉家来了个客人,明山老汉惊诧个半天回不过神来,这不是山下铁匠湾的秀珍么?多少年了,他心里一直有着这个人。秀珍和他本是一个村的,打小在一起长大,小时候她一直跟在他身边,带她一起上山捡柴、捡菌子、挖野菜、下河摸鱼虾。渐渐大了,姑娘晓得害羞了,不跟他上山下河了,他却懵懵懂懂,想不明他到底咋得罪了她,让她回避他。好些次见面打招呼,秀珍红着脸,慌慌张张走了。有一次在赶场的路上,他气恼地拦住她,话还没说完,秀珍说你呀,真是猪……说完从他身边跑了,他有些明白也不太明白,纳闷地想,她是不是嫌自己笨,再笨笨不过猪了。

又过两年,等他想起请人去提亲时,秀珍却约他在村外的小树林见面,还未开口,秀珍就

泪流满面,说他爹把她许给铁匠村的劓猪匠周钉铛,周钉铛有手艺,人活络,家里经济还算宽裕。他当时也很难过,记得也流了泪。两人泪眼相对,最后无可奈何认了命。

老汉记得,大饥谨的那几年,他出去逃荒讨饭,这对于他来讲是极不愿意的,可有啥办法,活命要紧。老伴和儿子已经饿得起不了床,最小的是个女娃,长得秀秀气气的,他很疼爱,想不到得了浮肿病,死了。那时,就是有一碗面,这娃也不至于死。他要饭要到一个边远省,想不到在那里不期然遇到秀珍。秀珍情况比他更糟,劓猪匠顶风劓猪,被当做搞资本主义拿去关着,一家人嗷嗷待哺。那时,秀珍也饿得东倒西歪,有时讨要到一点粮食,却被饿得发晕的人抢去了。

一路相伴,他都一路护着,舍不得吃一定要让她先吃。天寒地冻,好衣服脱给她穿着。一次,秀珍被狗咬伤,他背着走了好几天。秀珍流着泪,说哥,如果有下辈子,我一定要做你的媳妇。

前些年,秀珍的劓猪匠丈夫死了。听到消息,他不胜感慨。感慨也就感慨了,庄稼人为活命,哪有闲情逸致想其他。况且,他为山坡上那片地正挣命。每天抬石垒埂,挑土填地,累得眼睛暴突,口吐白沫,躺在床上马上朝死睡去,天不亮,又挣扎着上山了。

秀珍来了,秀珍穿戴整齐,看得出是认真打扮过的。秀珍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,但她底子好,年轻时脸是脸,腰是腰的,皮肤也好,眼睛水汪汪的。岁月不饶人,秀珍现在脸上也堆满了褶子,头发也灰白了,但她底子还在,比同年的人好到哪里去了。

吃完晚饭,秀珍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明山老汉是个守旧的人,老伴死了好些年,他仍然没有续弦的意思。这几年,大儿子带着一家人在外打工,小儿子还没娶媳妇,他一个人过得凄清孤苦,但他有地为伴,成天守着那块地,浇了油似的,庄稼比任何一家好,但生活呢,就说不上了。屋里乱得像猪圈,衣裳、被子脏得油亮发腻。吃的呢,完全是对付肚皮,胡乱弄些吃饱完事。咋简单咋弄,有时烧一火坑洋芋,有时搅一锅玉米稀面,别人看着糟心,他却自得其乐。

明山老汉安贫乐道,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挺好。缺钱了,他有的是粮食,有的是辣椒,背一背,提一串去,卖了不多的钱,却喜气洋洋,在乡场上喝二两小酒,炒个回锅肉,要碗米饭,乐乐呵呵,实实在在。现在,听说花椒值钱,他在地边种了一圈,长得茂密壮实,再过一两年就可以卖钱。老汉最怕得病,那次他得病了,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,滴水不沾,差点死掉。要是有人在身边,知冷知热,端饭递水,喂汤送药,这人也就活得值了。老汉不怕苦,不怕寂寞、孤独,就怕一个人在家突然死了,怕十天半月没人知道,人发臭了才晓得,那就悲哀了。

都到了这岁数,就用不着吞吞吐吐期期艾艾的了。昏黄的灯光下,秀珍把此次上山的目的挑明了。明山老汉心里热热的,暖暖的,很是感动。他感动秀珍并不嫌弃他自己的贫穷和一副佝偻残缺的身子,在风烛残年来照顾自己。但明山老汉心里还是有一些不安和不解,这些年,秀珍咋不来找自己呢?住的地点相隔又不是十分远。要论身体,前些年比现在好多了;要论条件,前些年房子比现在还好,她咋突然上山,来提这事呢?

见他沉默不语,一脸疑惑的样子,秀珍快言快语地说了来由,是村长到她家里来提的,还以为是他托的,兴冲冲就来了。其实,这些年一直在心里放不下,老是想着他的好。死鬼死了,他的老伴也死了,也想过这事。但不见他的动静。哪有女的主动去找的?况且,又到了这岁数,想想混一混,这辈子也到头了。没想到,村长却去提亲。明山老汉诧异,村长去提亲?自己没请过他,何况现在为地的事和他还拗着。秀珍说村长交代,不要说是他来提的,我信你,还以

为是你请人家来提的。老汉心里警觉,说他还说了些啥?秀珍实在,说他讲你那块地有人出二十万哩,卖了吧,房也修起来了,喂喂猪,养养鸡,日子好过着呢。老汉一下就愤怒了,你,你是冲着卖地的二十万来的?你是冲着小洋楼来的?怪不得早不来迟不来,有人要买地了你就来。走,走,我这把年龄了,我不稀罕,卖儿卖女我也不会卖地哩。

那天晚上,明山老汉烙饼似的一夜睡不着,秀珍是哭着跑掉的。他不知道,当时为啥会突然发脾气,而且把话说得那样绝情,那么伤人。在内心,明山老汉是很留恋很在乎她的。那么多年,哪怕内心被日子磨得起了茧,但在最深处,厚厚的,还是包裹了她的。那层坚硬的外壳,一旦被捅破,里面还是潮湿温热的。但现在,却被自己毫无来由的愤怒搅乱了,想想好后悔。

要说这事也还是可以挽回的,只要自己厚了老脸去找她,态度诚恳,任她怒、任她骂,再三表明心迹,铁石心肠也会回转的,况且还有老感情。只是,不能容忍的是,秀珍竟然是为了二十万钱来的,为了小洋楼来的。这又没有啥,一个农村人,带着对钱的目的而来,说来不好听,但日子是实实在在的,有这想法也没多大错。问题是,这钱要卖地,并且是整块地卖了埋死人,这就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了。

天快亮了,明山老汉索性爬起床,昏昏沉沉地一如既往煮饭吃,也一如既往做些稀里糊涂的面糊糊,煮了一大盆,很奢侈地舀了一大勺猪油,还放了白菜葱姜,舀了自己的一大碗,剩下的就端给老马去吃。老马吃得很受用,他也吃得很受用,自得其乐。

老汉内心其实是惆怅和忧伤的,秀珍的到来触动了他沉寂多年深埋多年的想法。人始终不是一条狗、一只鸡、一头猪,就是畜牲,也都是有灵性有情感的。眼看已经到来的幸福被自己毁了,心里还是酸酸的、湿湿的。看来一切都是命,自己是土命,一辈子只有和土地厮守了。

到了地里,老汉心情开朗起来。一大片绿油油的庄稼,一排排硕壮茂密的花椒树,地气蒸腾起来,淡淡的似有若无的,包谷叶片、洋芋叶片上滚动着珍珠似的露珠,空气里弥漫着土地和庄稼的甜腥味,五脏六腑水洗似的。脚一踏上喧腾而有弹性的泥土,老汉的心就像被熨烫过,再多的沟沟壑壑,塆塆坎坎立即熨平了,心里温暖而湿润。在地里,老汉是不喜欢穿鞋的,他觉得穿着鞋就像穿着袜子洗脚,隔楞着太不舒服。脚踩进泥土,微微凹陷下去,地气触摸着脚底,让人舒坦得不行。这种感觉,只依稀记得在吸吮母亲的奶时才会有。这块让他累塌了腰,砸断了手指,手掌、脚掌皴皮破裂得比乱山沟还深、还糙的地,能让人买去埋人么?况且,是整整一块地。

七

明山老汉被打伤了,那晚那群来历不明的人来撬地埂,他以死相拼,终不是对手。如果不是那匹老马,说不定被人打死。地埂被撬了,可怜的老马,为了保护他,头上被人用铁铲铲伤了,和他一样奄奄一息,连站都站不稳了。

听到消息,老汉两个在外地打工的儿子赶了回来。见老汉这副样子,伤心不已。忙着找了辆手扶拖拉机,要拉他到乡镇上的卫生院看病。他不去,说看啥病,我的身子我晓得,就是点外伤,将息几天,弄点草药吃也就好了。大儿子说你不去医院,以后找到打你的人,人家说一点皮肉伤,赔不了啥钱哩。老汉说马比我伤重哩,要去连马也带着去。住了两天院,他坚持要

出院，他不忍心用儿子们的血汗钱。两个儿子已经知道了事情经过，就是不明白为啥半夜三更，这些来历不明的人要撬他家的石埂。老汉一生平和善良，又不与人争强斗狠，更不会和人结仇，撬石埂是为何呢？

再三追问下，老汉把事情原由讲了，当然只是怀疑和猜测。老大精明，听到孙家愿出二十万买这块地，眼睛霎时亮了，脸上的愁云一扫而空。二十万，二十万呐，他们出去打工流血流汗，一个月也就七八百元，除掉吃的、用的、住的，几乎剩不下钱，况且还经常不能按时拿钱或拿不到钱。娃娃们跟着在外面，读书找不到学校，做事人又太小，看管不紧，连娃娃也会被人拐去卖掉。实在不是人过的日子。如果有这笔钱，把家里的房子盖起来，一家人就在村里刨食，也会过得好的，老汉咋这样想不开呢？

小儿子要去报案，小儿子年轻气盛，说狗日家太欺负人了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你咋能喊人来撬石埂，还把人打伤了？我就不信他家有钱就把这天下占了。大儿子拉住他，说别忙，兄弟，报案是要有证据的，现在只是怀疑，咋能随便报案呢？小儿子说有证据还要派出所干啥？他们就是破案的，如果不报，老爹被人打死都没人管了。

兄弟俩为这事吵了起来，兄弟拉开门就走，老大慌忙追出去，拦住他，压低声音讲了啥，小儿子声音并不见小，说我不管，即使是买卖土地，也要先把案破了，把撬石埂的人和打老爹的人找出来，先处理了再说。大儿子说如果那样，人家咋会买地呢？兄弟，听哥的话，先把买地的搞定再说，你不是还没讨媳妇么？房子修好，一、二层是你的，哥住三层就可以了。再不行，节约点修两栋，各人一栋不是更好么？小儿子性子拗，又是读过高中的人，和爹也亲，坚持要去，说我不能看爹无缘无故被人打，他孙家不就是开小煤窑发了黑心财，就可以横行无法了么？派出所能不管？

看着兄弟远去的背影，大儿子说作死呀，你以为你是谁？

案是报了，回来，小儿子脸上有了喜色，说派出所的人热情，把我说的清清楚楚地记录了，说这是无头案，破案难度大，但他们会认真去破，人家还说伤重不重？先医着，他们会来调查取证的。

果然来了两个警察，看看老汉伤得并不是很重，就不太用心。问了一些情况，问老汉是不是和谁结仇。老汉摇着头说见了蚂蚁搬家都躲着走哩，敢和谁结仇。老汉要把孙二顺买地的事说一说，大儿子说你这事和买地扯不上边，愿买愿卖，你不卖人家也不会强行占去。老汉说你懂啥？那是风水宝地，埋在那里后人发达哩，要不然山旮旯里，谁会出二十万哩。警察听说这么多钱也感兴趣，问咋不卖呢？这价是天价了，又不是在城里。老汉说我也说不清，反正那是做贱地哩。地和人一样，一把屎一把尿地带大，自己舍不得吃给他吃，舍不得穿给他穿，长大成人了，你却要糟践他，要买他的肝、他的肾，谁愿哩？小儿子说爹，这不是说地的事，警察同志来是调查你被打的事，地的事以后再说。老大说对对对，地的事以后再说。

村长把大儿子找去，村长说你兄弟去派出所报案了？大儿子说是。村长说报案就报案，你们咋把人家买地的事联系在一起？大儿子说事出有因，天要下雨先要刮风，鸡要下蛋，先要咯咯叫一气。村长你是聪明人，还不明白这道理。村长说你原来不是这样的嘛，咋变得弯弯绕绕的了。大儿子说打工虽然苦，但也长见识。村长说好好好，我们不说你爹的事，谁撬地谁打人了，人家会调查，你们不要平白无故下结论。大儿子说我们没下结论，只是分析、推测。大儿子见村长脸色难看，心想还不许兄弟去报案，看来有点压力也是好的。